

THE BEST

俄罗斯出版史上最高畅销记录奇书

世界金榜畅销书龙虎榜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书

龙虎榜

撒

旦

起

舞

[俄]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称赞《撒旦起舞》是一本“精妙绝伦的书”，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推崇该书是苏联文学中“精巧的极至”，把它和雄踞史诗之首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称做“苏联文学中并峙的双峰”。

撒旦起舞

[俄] 米·布尔加科夫 著

《撒旦起舞》

作者：(俄)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出版时间：一九六六年

上榜情况：俄罗斯《莫斯科》杂志社畅销书排行榜

上榜五十三周

畅销内幕：

俄罗斯民族一向是文学的狂热爱好者，但是前苏联的政治压制和文学管制却使文坛经历了长久的沉寂。生前受到迫害与压制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呕心沥血完成了著作《撒旦起舞》，却至死也不能使之面世。作者在死前的十二年时间内一直在对这部绝笔之作进行修改、润色、增删，却直至罹病身死也未能发表。二十六年之后，这部巨著才得以首次以删节本的形式问世，刊登在《莫斯科》杂志上，西蒙诺夫代表布尔加科夫文学遗产整理委员会为该书作了序。序言称“《撒旦起舞》代表了布尔加科夫的讽刺、幻想和他严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顶峰……无论对这部小说将产生多少观点，无论围绕着这部小说将展开多少争论，凡是读过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这部压卷之作的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即随着布尔加科夫的逝世，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从我国文学中消失了

撒

旦

起

舞

一位最具光彩、最富匠心的天才。长篇小说《撒旦起舞》也许较之其他证据都更加无可辩驳的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巨著虽然经过编辑们大刀阔斧的删削，依然引起轰动，一股“布尔加科夫热”迅速席卷全国，几十万册杂志一夜之间被抢购一空，并旋即被译成西方众多文字，风靡世界。小说销量在一年内就突破了一千三百万册，创下了俄罗斯出版史上的最高记录。

应该说，这部书是比《百年孤独》早三十年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也是二十世纪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小说用魔幻、怪诞的手法揭示出现实的严酷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并将荒诞和讽刺艺术推到了极致。小说中魔鬼撒旦和他的随从形象丑陋，魔力无边，把个莫斯科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他们是魔王和诅咒，但他们荒诞不经的行为中又透着几多庄严和诙谐。与这些丑恶相对照的是主人公“大师”和马格丽特生死相伊、缠绵悱恻的爱情，还有古罗马总督彼拉多和耶稣的奇瑰雄浑、匪夷所思的神话故事。读者亦从中欣赏到作家荒诞奇崛的文笔，神奇丰富的想象，怪诞辛辣的嘲讽，旷达不经的诙谐，敏锐犀利的目光和超然物外的冷峻。

半个多世纪以来，《撒旦起舞》一次又一次的被读者抢购一空，国际文艺研讨会每年都把它列为专题讨论，《理想藏书》的作者把他列为“俄国文学四十九部理想藏书之首”，人们对布尔加科夫的认识和研究日益深刻，无论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对这位天才的作家表现出了崇敬和赞誉。苏联、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都先后出版了研究布尔加科夫的专著，并先后四次召开布尔加科夫作品国际研讨会。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称赞《撒旦起舞》是一本“精妙绝伦的书”，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推崇该书是苏联文学中精巧的“极至”，把它和雄踞史诗之首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称作苏联文学中并峙的双峰。

撒
旦
起
舞

人物表

大师 作家、《彼拉多传》的作者

马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 大师的恋人

沃兰德 撒旦

科罗维耶夫 恶魔，撒旦的侍从

阿扎泽洛 恶魔，撒旦的侍从

别格莫特公猫 恶魔，撒旦的侍从

赫拉 女妖，撒旦的侍女

本丢·彼拉多 古罗马驻犹太总督

耶稣-伽诺茨里 布道者

利未·马太 税吏，耶稣的门徒

犹太 耶稣的门徒

该法 耶路撒冷犹太大司祭

马克·马雷索博伊 古罗马闪击军团小队长

阿佛拉尼 总督秘密卫队卫队长

别尔利奥兹 莫斯科文协主席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 诗人

拉通斯基 文学评论家

柳欣 诗人

撒

旦

起

舞

斯乔帕·利霍杰耶夫 杂耍游艺场经理
里姆斯基 游艺场财务经理
瓦列努哈 游艺场行政协理员
乔治·别加利斯基 游艺场报幕员
索科夫 游艺场小卖部经理
鲍索伊 房管所主任
阿洛伊齐·莫加雷奇 记者
斯特拉文斯基 教授、精神病院院长
费奥多罗夫娜 精神病院女医士
海盜 格里鲍耶陀夫餐厅经理
娜塔莎 马格丽特家庭女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马格丽特邻居

目 录

第一部

一	永远别同陌生人交谈·····	(3)	
二	本丢·彼拉多·····	(18)	撒
三	第七条证据 ·····	(46)	
四	跟踪追击 ·····	(52)	豆
五	格里鲍耶陀夫事件 ·····	(61)	
六	果真是精神分裂症 ·····	(76)	起
七	不吉利的单元 ·····	(86)	
八	教授和诗人间的论战 ·····	(99)	舞
九	科罗维耶夫的诡计·····	(110)	
十	来自雅尔塔的消息·····	(122)	
十一	伊万的自相矛盾·····	(136)	
十二	魔法和它的揭底·····	(141)	
十三	主角出场·····	(159)	
十四	光荣属于雄鸡·····	(184)	
十五	鲍索伊的梦·····	(195)	
十六	行 刑·····	(210)	
十七	惊慌不安的一天·····	(224)	

十 八	不走运的造访者	(239)
第 二 部		
十 九	马格丽特	(267)
二 十	阿扎泽洛的雪花膏	(283)
二十一	飞 行	(290)
二十二	烛光下	(306)
二十三	撒旦的盛大舞会	(322)
二十四	寻求大师	(341)
二十五	总督如何企图解救加略人犹大	(371)
二十六	安 葬	(384)
二十七	五十号单元的终结	(410)
二十八	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的最后奇遇	(428)
二十九	大师和马格丽特的命运被确定	(443)
三 十	该走了! 该走了!	(449)
三十一	麻雀山上	(464)
三十二	宽恕和永久的栖身之地	(468)
尾 声		(476)
异 文		(491)

第一部

“……那么你究竟是谁？”

“我就是那种力的一部分，
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

歌德《浮士德》

一 永远别同陌生人交谈

春日，炎热的落日时分，莫斯科牧首塘畔，来了两位公民。第一位穿身夏季灰西装，小个子，肥胖，秃顶，一顶考究的包子状礼帽拿在手中，刮得光光的脸上架副特大号黑框角质眼镜。第二位是个年轻人，宽肩，浅棕色头发乱蓬蓬竖着，后脑勺歪扣一顶方格鸭舌帽，身穿方格翻领衬衫和皱巴巴白色长裤，脚上是一双黑色运动鞋。

第一位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利奥兹，莫斯科有影响的文学团体之一——莫斯科文学协会、简称莫文协的主席，他同时也是一家大型文学杂志的编辑。而他那位年轻的同行者，是诗人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廖夫，笔名别兹多姆内，意即无家可归者。

两位作家刚来到一片长出嫩绿的椴树阴下，立即朝一个漆得五颜六色、挂着“啤酒·矿泉水”牌子的小商亭扑去。

是的，必须提提这可怕的五月之夜的第一桩怪事。不但小商亭，而且整条林阴路及与它平行的小布龙街上，都阒无一人。此刻正是把莫斯科晒得发烫、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太阳在干雾中朝花园环行路后边落下去的时候。可是椴树下、长椅上竟然没有人，林阴道显得空荡荡的。

“来瓶矿泉水。”别尔利奥兹说。

撒

旦

起

舞

“没有矿泉水。”商亭里的女人答道，不知为何气还挺粗。

“啤酒有吗？”别兹多姆内沙哑着嗓子问。

“啤酒晚上运来。”女人回答。

“那有什么？”别尔利奥兹问。

“杏子汁，不过是温的。”女人说。

“好吧，好吧，好吧！……”

杏子汁起了许多黄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理发店的气味。两位作家喝完杏子汁，顿时打起嗝儿来。他俩付过钱，坐到一张临池背布龙街的长椅上。

这时发生了同别尔利奥兹一人有关的第二桩怪事。他突然停止了打嗝，心脏却猛地跳了一下，并于刹那间朝什么地方陷了下去，然后复位，却又像扎进了一根钝针。再者，别尔利奥兹被一种毫无根据、却十分强烈的恐惧感所笼罩，想立刻从牧首塘畔头也不回地跑开。不过别尔利奥兹还是苦恼地回头望了一眼，不明白他在害怕什么。他脸色煞白，用手帕擦擦脑门，思忖：“我这是怎么啦？这可从没有过……心脏出了毛病……疲劳过度了。得了，什么也别管，先上基斯洛沃茨克疗养疗养再说……”

这时，一股热气聚在他跟前，并幻化出一个模样古怪的透明公民。他小脑袋上戴顶瓜皮似的骑手帽，穿件方格薄纱短上衣……身高两米有余，可肩膀很窄，瘦得出奇，而且，请注意，脸上一副嘲弄人的表情。

别尔利奥兹这辈子还没遇上过这等离奇的事，一时不知所措。他脸色更加惨白，眼珠子瞪得溜圆，心想：“这种事决不可能！……”

可是事实如此，透过长长的身影可见一位公民，足不触地悬在他跟前，左右摇晃着。

这下可把别尔利奥兹吓得闭上了双眸。待到他睁开眼睛，一切全结束了，海市蜃楼消失，方格上衣不见踪影，就连扎进心脏的那根钝针也不翼而飞。

“嘿，真见鬼！”编辑叫道，“你知道吗，伊万，刚才我差点热得昏过去！甚至还好像产生了幻觉。”他想挤出一丝笑容，可目中却闪着惊慌，双手直哆嗦。

但他渐渐安定下来，用手帕扇了几下，振作精神说：“哦，那么……”被杏子汁打断的谈话又重新开始。

这场谈话，事后得知，原来是有关耶稣基督的。起因是编辑曾向诗人约稿，让他为下一期杂志写首反宗教长诗。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在很短时间里完成了这首长诗，不过，很遗憾，编辑对它极不满意。尽管别兹多姆内把自己长诗的主人公，即耶稣描写得一无是处，然而编辑依然认为，长诗不得不重写。于是眼下编辑像念什么讲义那样，正在给诗人讲述耶稣，目的是着重指出诗人的主要错误。给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带来麻烦的究竟是什么，是他天赋的表达能力，还是不熟悉所写的主题？很难说。不过，他笔下的耶稣形象还是蛮生动的，虽说这并非一个招人喜欢的角色。而别尔利奥兹想向诗人证明的，并不在于耶稣是何许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在于作为个人，耶稣在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所有有关他的故事，纯属臆造，是最普通不过的无稽之谈。

必须指出，编辑是位博学多识之士，他善于在自己言谈中指出，许多古代历史学家，像著名的亚历山大的斐洛，像知识渊博的优素福·弗拉维，都对耶稣的存在从未提过只字

片言。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显示过自己的饱学多识之后，又顺便告诉诗人，在塔西陀著名的《纪年史》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章中，曾有一处提及耶稣之死，但也是后人增补的伪托。

对诗人来说，编辑所说的一切都十分新鲜，他那对既机敏但又缺乏阅历的眼睛紧盯着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听得十分仔细，只是偶而打个隔儿，悄声骂一句可恶的杏子汁。

“任何一个东方宗教，”别尔利奥兹说，“通常都有贞女生神的故事。基督教并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它同样造了一个自己的耶稣，其实他从未在世过。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别尔利奥兹的高嗓音在空荡荡的林阴道上回荡，这时也只有像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的饱学之士，才有可能不冒掉脑袋的危险，涉足如此深奥的领域，而诗人也得以了解更多既有趣又有益的东西，如关于埃及的仁慈之神和天地之子欧希里斯，关于腓尼基的法穆兹神，关于巴比伦的守护神马尔杜克，甚至关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曾经甚为敬崇却鲜为人知的雷神乌伊茨洛波奇特利。

正当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给诗人讲述阿兹特克人如何用泥捏成乌伊茨洛波奇特利的形象时，林阴道上出现了第一个人。

后来，当各单位呈送报告，描述此人时，老实说，已经是马后炮。把这些报告汇总起来加以对照，不能不令人大吃一惊。譬如，头一份报告云，此人小个，镶金牙，右腿瘸。第二份说此人身材魁梧，镶白金牙套，瘸左腿。第三份寥寥

数笔，说此人无明显特征。

必须承认，这些报告没有一份是管用的。

首先，被描述的人并不瘸，个子不矮也不魁梧，只是身材十分高大。至于牙齿，左面镶的是白金牙套，右面是金牙。他穿的是贵重的灰西服，脚上是一双西装颜色的进口鞋。灰色圆形软帽不怀好意地歪戴在耳朵上，腋下夹根手杖，手杖上端的黑色镶头雕成髻毛狗头形状。看样子，他四十出头。嘴有点歪。胡子刮得光光的。黑头发。右眼乌黑，左眼不知为什么碧绿。黑眉毛，但一高一低。总之，是个外国人。

外国人从编辑和诗人所坐的长椅旁走过，朝他们膘了一眼，停住脚步，突然落座旁边那张长椅上，距两位仁兄两步之遥。

“德国人，”别尔利奥兹心想。

“英国人，”别兹多姆内暗忖，“瞧，还戴副手套，也不嫌热。”

外国人朝环塘而筑、围成方形的幢幢高楼扫视了一番，显然他初临此地，故而显得兴味盎然。他把目光停留在大楼的最高几层，那儿的窗玻璃耀眼地反射出即将永远离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而去的曲折阳光。接着他目光下移，那里的玻璃窗在黄昏中开始变得黯淡。不知为何，他宽厚地微微一笑，双手搁在手杖镶头上，又把下巴颏靠在手背上。

“伊万，”别尔利奥兹说，“你有些段落，譬如上帝的儿子耶稣降生那段，写得极为精彩，很有讽刺性。不过问题的症结在于，耶稣之前已经诞生过许多神子，比如佛律癸亚的阿提斯。简而言之，他们谁也没有降生过，谁也没有存在

撒

旦

起

舞

过，其中包括耶稣。代替降生，以及，比如说，代替术士来临之类的描写，你应该写有关这次降生的荒诞不经的传说。否则，根据你的叙述，就会造成耶稣确实降生过似的！……”

这时，别兹多姆内屏住一口气，试图把令他痛苦不堪的一个隔憋回去，结果打出的隔儿更难受，更响亮。而此刻，别尔利奥兹却打住话头，因为外国人突然起身，正朝两位作家走来。

他们俩惊异地望着他。

“请原谅，”来人带着洋腔说道，不过吐字倒还清楚，“我们素不相识，不揣冒昧……不过，两位深奥的话题极有意思，因此

这时，他彬彬有礼地摘下圆形软帽，于是两位朋友除了起身致意，毫无办法。

“不，多半是法国人……”别尔利奥兹心想。

“是波兰人？”别兹多姆内暗忖。

必须补充几句，自打外国人开口说话，他给诗人的印象就不好，不过别尔利奥兹倒挺喜欢他的，也就是说，不算喜欢吧，也可以……怎么说呢，算得上挺感兴趣。

“我可以在旁边坐下吗？”外国人有礼貌地说，两位朋友不由得挪了挪身子；外国人灵活地就势坐到他们俩中间，立即加入了谈话。

“如若我没听错，您方才说世上没有耶稣？”外国人用左边的碧眼盯着别尔利奥兹问。

“是的，您没听错，”别尔利奥兹谦恭地说，“我是这么说的。”